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二)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學本國學

周禮正義

卷二

考異

商務印書館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二)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周禮正義

卷二十四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疏土之

灋者即大司徒之地法此官所受以爲官法者也賈疏云

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注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大宰注云任猶

傳也力謂性力肥磽勢謂形勢高下生育若農田生九穀場圃育草木山澤各有生育之材物皆任之以傳立其功

事也書禹貢敘云任土作貢孔疏引鄭書注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亦即此義云且以制貢賦也者賈疏云

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惟上上之等也案古無口率出錢之法鄭賈釋大宰九賦爲口賦非也

此經任土常有田賦軍賦無口賦詳大宰疏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保章氏注云物物色也草人掌土

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言出於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

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蕝滄泉宜種稻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

云物地也詒讓案地事與小司徒以任地事土均以均地事義並同小司徒注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土均注云

地事農圃之職彼二文言事不言職故事即爲職此文地事與地職別言則地事謂農牧衡虞之地對地職謂農牧衡

虞之人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以經云地職則主有事於地者言之故於九職唯舉農牧衡虞不通舉餘職亦與

地事義相應也

以農可眩圉文不具也

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

田任疆地。

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藹。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

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

財與之田。

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藹讀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

遠郊。

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土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土讀爲仕。仕者亦受田。

所謂圭田也。

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畷。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

所受田也。

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

其大夫如州長。

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

地。小都。卿之采地。

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

受田邑者。

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畷。是廛里

不謂民之邑。

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

餘六百萬夫。

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

分去一。

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

里也。

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

受田十二萬家也。

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

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土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

夫之地。

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

上中下六家。

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疏〕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者。以下任土令賦。與大宰九

萬家也。

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疏〕賦正相應。國中。卽彼邦中。通城郭中而言。園地則在城外郭內。

故次國中也。

賈疏云。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疆各五百里。百里爲一節。封授不同。今

則從近向遠。

發國中爲始也。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者。卽大宰所謂四郊也。

賈疏云。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廩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江永云。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農田自近郊以外皆有之。不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在其中矣。案江說是也。農田自近郊始。故詩衛風碩人云。說于農郊。毛傳云。農郊、近郊是也。四郊亦有廩里。通言之。六鄉即在四郊之內。析言之。則郊在鄉里之外。鄉家數有定。郊家數則無定也。詳小司徒縣師疏。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即大宰所謂邦甸也。賈疏云。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即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畺。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案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引李慈本。牧作田。田甸字通。甸地自六遂七萬五千家之外。餘地悉爲公邑。猶六鄉之餘地爲鄉里。不必皆九等之人所居也。賈說誤。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即大宰所謂家削也。稍、說文邑部引作郛。詳後。賈疏云。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名三百里地爲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即大宰所謂邦縣也。四百里內。公邑采邑制井田。純爲縣都之制。故謂之縣。賈疏云。謂天子之鄉。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說文、國部、畺或作疆。此經畿畺字並作疆。惟此作畺。此即大宰所謂邦都也。賈疏云。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五百里爲畺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畺。故以畺言之。程瑤田云。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郊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逐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案程說是也。此經任土之文。由內而外。自國中至畺。皆互相備。如廩里所任。自國中始。場圃所任。自城外附郭始。而郊甸稍縣都。凡民居所在皆有之。七等田所任。自郊始。而甸稍縣都亦皆有之。公邑所任自甸始。而稍縣都亦皆有之。經各舉其一。餘不備詳。而六鄉任郊地。六遂任甸地。則又以其爲經野之大端。衆所共知。不煩更舉。故文不具也。又此經自國中至畺。即大宰九賦。前六賦彼又有關市山澤。則亦通包於此任地八者之中。唯幣餘一賦。出於官府。非任地所及耳。注云。故書廩或作壇者。詳敘官廩人疏。云郊或爲蓄者。徐養原云。郊蓄、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蓄。公羊作郛。又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郛。是郊蓄同音。故並與郛通也。云稍或作削者。段玉裁云。稍、說文邑部作郛。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從邑肖聲。周禮曰。任郛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案今周禮無郛字。疑故書削即郛之譌字。鄭君從稍。許從郛。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本又作郛。案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壇讀爲廩者。敘官杜注同。云廩、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敘官杜注亦云。市中空地。案市亦在城中。此別言

者。以肆宅異之。依先鄭遂人注云。廛。居也。則亦以廛爲民居所在。而此注云空地者。蓋謂此經廛里相對爲文。凡可居之地。未有宅肆者。謂之廛。已有宅肆者。謂之里。後鄭意則凡民居之地。不論宅肆有無。其區域並謂之廛。先鄭義未咳。故不從也。凡民占城市地。擬爲肆宅者。雖空地亦常有稅。賈疏謂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則非也。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者。說文山部云。宅。所託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賈疏云。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惠士奇云。古有掌宅之官。管子大匡弗鄭爲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是謂國宅。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韓非子。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園。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詒讓案。凡廛宅。皆計戶而授。未有不居而豫授田。以備益多者。又凡官宅民宅。國中與郊並有之。郊之民宅。卽是廛里。郊亦有廛里。不必皆在國中也。既有廛里。則不得又有宅田。先鄭說於情事未協。故後鄭不從。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者。先鄭意士大夫之子。賢者得世祿。不賢者則歸之農。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是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不免農矣。不得爲大夫子得而耕之田。云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者。謂在官之賈人。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夫人。諸職。所屬賈人是也。先鄭意國中賈人在官者。本身亦受田。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案賈說非也。周制。凡賈人。無論在官在市。本身皆不受田。其家則皆受田。先鄭說未允。故後鄭不從。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者。謂民受庸爲公家耕田。斂其禾粟。以共官府之用。若南郊藉田千畝。甸師徒二百人耕之是也。后公桑在北郊亦同。俞樾云。牛人公牛。巾車公車。注並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案賈說非也。近郊雖有十一之稅。不害官田無稅。猶廛與國宅同在國中。而廛有稅。宅無稅。固兩不相礙矣。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邦國米粟。出於九賦。及九職三農之貢。則自近郊藉田外。未必更有公家自耕之田在遠郊。先鄭說究難通耳。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者。牛人云。掌養國之公牛。卽公家之牛也。云賞田者。賞賜之田者。說文貝部云。賞。賜有功也。月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云。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左傳哀二年。趙簡子克敵之賞。云士田十萬。卽此賞田也。又僖三十三年。晉文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召以爲賞田。彼賞邑在都鄙。與賞田在鄉遂異。而賞功之典則同。故亦通云賞田矣。賈疏云。此卽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江永云。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賞田之中。惠士奇云。祿

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策。公叔璽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祥。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者。敘官牧人注云。養牲於野田是也。牧師云。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彼牧地專屬牧馬之地。蓋卽於牧田中。分別授之。賈疏云。司農意此卽牧人掌牧六牲者也。江永云。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爲公家畜牧。卽九職之職牧。養蕃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實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段玉裁云。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箋曰。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里竟上。卽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駟曰。駟駟牧馬。在坳之野。傳曰。坳。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坳。箋曰。必牧於坳野者。駟駟居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田在野。野在百里外。駟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郊不遠也。駟駟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實無異。析之則爲郊牧野林坳。合之則牧野林坳。皆得統謂之郊。牧田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餘地。皆有牧田。周禮事近以証遠也。案江段說是也。先鄭此義。後鄭所不從。然注大宰蔽牧云。牧之田。在遠郊畜牧之地。詩箋亦引此經牛田牧田。以証郊牧。並仍從先鄭義。竊謂此牧田。卽大宰之蔽牧。亦卽爾雅之郊牧。詩邶風靜女篇云。自牧歸荑。毛傳鄭箋。並以牧田爲釋。又國語周語云。國有郊牧。章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又云。商之亡也。夷羊在牧。注云。牧。商郊牧野。詩大雅大明。孔疏引鄭書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說文土部作埒。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南郊七十里地。與牧田在遠郊正合。左隱五年傳。亦云鄭人侵衛牧。此並遠郊牧田謂之牧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彼郊卽指近郊言之。蓋畜牧當辟民居與良田。必在近郊之外。故王國牧田。自遠郊始。自此以外。甸稍縣。亦皆有之。魯之牧田。別在坳野。明不止遠郊有牧也。遠郊牧田。專得牧名。其地蓋尤廣。公私畜牧。咸萃於是。公牧固無稅。私牧則有稅也。賈疏偏主後鄭。謂公家養牛及畜牧之田。不當有稅。殆未達其指。至畜牧之人。有餘力可以耕者。則亦受田。如後鄭之說。故魯頌疏。謂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然則牛田牧田。當兼畜牧之地。及牛人牧人所耕之田言之。可無疑矣。引司馬法者。今本司馬法佚此文。縣土注義亦同。引之者。證彼郊卽此遠郊。州卽此甸。野卽此稍。縣與此同。都卽此畺也。王制孔疏。引司馬法。作二百里野。誤。金鶚云。大宰九賦。有家稍邦縣邦都。邦都卽畺地。以其在五百里爲畺界之地。故曰畺。故在其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司馬法五百里爲都是也。又曰。三百里爲野。以二百里之內有六遂。不純爲野。故在三百里。杜子春云。蒿蕘爲郊者。杜以遠蒿近蒿。於義無取。故讀從郊也。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者。肆

師法、及詩魯頌疏引白虎通義同。此皆謂郊之遠界。郊門之所在也。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又云。賓及郊。鄭注云。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者中之。賈疏云。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案魏書劉芳傳。引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與杜鄭說同。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據遠郊言也。大戴禮記盛德篇。說天子明堂在近郊。云近郊三十里。詩駉疏引服虔書。牧誓爲孔傳說。並同。敘官賈疏。引賈馬說遠郊五十里。文選西京賦薛注云。五十里爲之郊。百里爲甸。二說不同。而與司馬法義並不合。公羊桓元年何注云。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則又以置爲郊。其說尤謬。不足據也。其侯國二郊遠近之法。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詩駉疏引孫炎云。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孫謂百里之國。十里爲郊。蓋據男國言之。亦同後鄭。聘禮注義詩疏。又引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孔謂是夏殷諸侯之國郊。與周異。周書大聚篇。又云五里有郊。則疑小國或都邑之制。段玉裁云。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途相交接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於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國外郊內。爲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案誓三郊三遂。卽三鄉三遂。周禮又於百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爲遠郊矣。云玄謂廬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者。漢書食貨志云。在壘曰廬。在邑曰里。公羊宣十七年何注義同。邑居里。蓋漢人常語。故舉以爲况。漢書高祖紀云。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豐爲沛之鄉邑。中陽爲邑中之里。卽所謂邑居里也。邑居里。省文則曰邑居。亦曰居里。詳後。云廬、民居之區域也者。敘官廬人注義同。鄭意里謂民居。廬是其區域。有里則有廬。通而言之。是爲廬里也。云里、居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里部同。方苞、沈彤。並謂此里爲國宅。對廬爲民宅市宅。金鵬亦云。鄭以里廬皆指民居。非也。廬里二字。當分爲二。廬是民所居。里是百官所居也。孟子云。願受一廬而爲氓。又云。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是廬爲民居之證。又云。臣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是里爲百官所居之證。案方沈金說是也。此廬里、二鄭說並未析。蓋通言之。廬里皆居宅之稱。析言之。則庶人農工商等所居謂之廬。若後文園廬之廬。則專指民宅市宅而言。遂人之廬。則專指農民之宅舍而言。廬人司關之廬。則又專指市與關工商之宅舍而言。是

也。士大夫等所居謂之里。詩大雅韓奕說。厥父所居。云於縣之里。左昭二十一年傳云。襄養新居于新里。華姓居于公里。公里。卽宋公宮旁之宅里。又昭三年傳。晏子辭徒室。曰敢煩里旅。國語晉語。郕敬子言宅命於司里。又周語云。敵國賓至。司里授館。是國宅稱里。故掌於司里也。後經國宅無征。應征二十而一。而里征之有無不見。亦國宅卽里之證。國宅亦奢稱宅。荀子王制篇云。定廬宅。廬宅。卽此廬里也。但國宅不得稱廬。而民宅市宅。則通稱宅。亦可通稱里。故後經云宅不毛者。有里布。遂人云。以田里安宅。又碩田里而云夫一廬。孟子公孫丑篇。亦云廬無夫里之布。是皆民宅市宅之通稱。國語晉語韋注。亦云里。廬也。要此經廬與里並舉。後經又與國宅並舉。則廬之內。不得兼舍國宅明矣。云園。樹果廬之屬者。大宰注義同。此爲種果木之專地。賈謂卽廬舍二畝半。田首爲之。非鄭指也。詳匠人疏。云季秋於中爲揚者。敘官注義同。江永云。以揚園任園地。謂城外有可爲園園之地。授九職中藝園園者。使貢草木果廬之屬。揚人掌之。非農民築場園納禾稼之場園也。農家場園。自於廬地作之。與此無涉。方苞云。以經次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沈夢蘭云。園地。管子所謂唐園。可樹果蔬者也。地在國郊之閒。案江方沈說是也。國中居人至衆。必有專地。以樹藥菜麻果木。乃足備用。此園地在國中及近郊之閒。蓋於國門之外。郭門之內。空閒之地爲之。管子輕重甲篇云。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歷練之社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輻。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藥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社。有所離其手。極之功。唐園故有十倍之利。唐園。卽場園。此卽園地在郭門空閒地之塙證。莊子讓王篇。顏回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溺。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彼郭內之田。卽種桑麻之場園也。亦足與管子互證。上廬里分處城郭中。故云任國中之地。此場園。則唯在郭內。不在城內。故別云任園地。若農家場園。則受田之家。自於田中爲之。不得以當園園之專地也。園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園以樹事貢草木。農園事不相兼。其不可合爲一明矣。互詳敘官疏。云樊園謂之園者。大宰注義同。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者。據土相見禮。破先鄭民宅之說。舉詁孔疏。引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公羊宣元年傳云。閔子退而致仕。何注云。致仕。還祿位於君是也。此宅田。蓋凡士大夫之退居者所受。以其退居則無祿。而嘗仕則不可同於齊民。故別以田給其家。凡侯國賢士大夫。或寄居於是者。嘗亦以此田養之矣。引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者。鄭彼注云。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外。引周禮此文爲證。又書酒誥云。越百姓里居。僞孔傳云。於百官族姓及癯大夫致仕。居田里。逸周書商誓亦云。百官里居。然則致仕去官。而居宅謂之宅者。猶書云里居矣。沈彤云。致仕官之所食。於經無考。白虎通致仕篇云。三分其祿。以一與

之。又引王度記云。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食元士以下也。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畝耳。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而家。復有所受。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當更足之以五十畝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家始受田。蓋仕之時祿厚。子爲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於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也。案致仕者。受田等數。於經無文。沈以意推之。未知是否。王制注。又說天子縣內。有致仕百里。大國三十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七。彼自據異代制爲說。與此近郊內宅田不合也。云士。讀爲仕者。士仕、聲類同。丁晏云。赫釋馬江碑仕喪儀。宗洪适云。仕讀爲士。賈疏云。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宦之仕。云仕者亦受田。所謂主田也者。主田、據孟子文。匠人注云。圭之言珪。絜也。周禮謂之士田。與此義同。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鄭彼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案彼注引此圭田不破字。賈疏云。王制是殷法。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案近郊田甚多。縱有圭田。其數蓋少。不害其爲無征。鄭賈謂周圭田有征。恐未塙。引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者。滕文公篇文。彼文無自字。匠人注引同。此蓋鄭所增。趙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細士無絜田也。非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趙說亦以圭田爲士田。蓋印本鄭義。而亦不破字。沈彤云。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是其徵也。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惟上士之子耳。上士卽元士。故元士之適子衆子。並學於諸樂官也。若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案沈說亦不破字。於義近是。竊謂此士田。當兼二鄭及沈義乃備。蓋卿大夫命士之圭田。士之子及未仕之士。家所受田。皆以五十畝爲率。士餘子弟。亦受田。則止二十畝。漢食貨志所謂士家受田五十口。乃當農夫一人是也。此數者。通謂之士田。以卿大夫亦得稱士也。後鄭破士爲仕。義轉偏隘。當依王制注。不破字爲是。國語魯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彼大夫食邑。謂采邑。則士食田。謂命士身所食之祿田。此士田。則命士之子等所受田。祿田不親耕。士田則親耕。所謂不免農也。大夫以上。既有采邑。其子免農。不當受田。學校之士已命者。當受祿田。未命者則當免農。而廩食於官。亦不身受田。其子則皆受田也。又案。卿大夫士得世祿者。受采地。卽大小都家邑是也。其不得世祿者。則賦田歛粟以爲祿。所謂祿田也。祿田不得世守。亦不自耕。其數衆多。蓋亦當於甸公邑取之。唯圭田數少。或當在此近郊士田之內耳。祿田與采地異。詳大宰疏。云賈田。在市買人其家所受田也。

者。破先鄭爲在官買人所受田。後鄭意在官買人家所受田。當卽後官田。不入此買田內。在市買人。卽大宰注所謂處曰買是也。買人身在市。不得爲農。其家有子弟任農者。則授以田。江永云。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則在民間爲工者。亦予以田。如買人之例。案江說是也。依漢志說。工亦受田。而經無工田者。工買職事相等。故經舉買以賁工。文不具也。至在官之工。則當廩食於官。不當受田。詳後。云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者。謂各職府史胥徒。及在官工買之類。其家所受田。破司農公家自耕田之義。黃以周云。庶人之在官者。給以稍食祿。足以代耕。其身免農。其子不免農。案黃說是也。凡庶人在官者。本身受稍食於官。而其家則別受田。所謂官田也。國語晉語云。工買食官。章注云。工。百工也。買。官買也。食官。官廩之。彼工買亦謂在官之工買。章謂官廩之。卽稍食也。與此經官田異。云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謂爲官畜牧者。其家所受田。破光鄭直爲養牛牧六畜之田也。黃以周云。畜牧者亦免農。子不免農。後鄭爲長。詒讓案。此當兼用先後鄭義。詳前。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明遠郊以外。距王國二百里甸地之內。除六遂七萬五千家外。並爲公邑。大戴禮記王言篇云。百里而有都邑。蓋卽指公邑言之。王鳴盛云。遂之餘地卽公邑。縣土注。所謂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蓋公邑雖稱餘地。實多於遂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於采地幾倍也。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明與采邑屬私家臣治之者。異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謂稍縣置。除大都小都家邑之外。其餘地並爲公邑。如甸。縣土注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是也。賈疏云。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案王制。說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其餘以爲閒田。彼閒田。卽此公邑也。故賈據以爲釋。但王制所說。鄭以爲夏制。故大司徒注。謂畿內國數未聞。小司徒注。說三等采地里數。亦不從彼文。賈說非鄭指也。詳大司徒小司徒疏。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賈疏云。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案依鄭賈說。二百里三百里公邑大夫如州長。則似亦爲州黨族閭比之制。其官則州長以下至比長也。四百里五百里公邑大夫如縣正。則似亦爲縣鄙鄉里鄰之制。其官則縣正以下至鄰長也。蓋鄭謂公邑不制井田。與鄉遂同。則亦以五五相比之法。制其邑居。不必計三等田萊。以通其率。故可依放鄉遂之成法。而無勞更易。今攷不井之田。唯甸公邑容或有之。其稍以外公邑。皆錯居都鄙之閒。則無不制井田之理。至所定二百里以外爲州。四百里以外爲縣。則又徒比傳司馬法州縣之文。於經實無塙證。

但鄭雖謂公邑爲州縣。而吏大夫止於州長縣正。則無鄉遂也。論語八佾皇疏。乃云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郊特牲孔疏。亦謂公邑之屬有遂。則是六遂之外。又有無數之遂。此於理必不可通。鄭亦無是義也。金鶚云。公邑之官。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殊無謂矣。但公邑之官。宜尊於采邑。縣邑宰當爲中大夫。甸邑宰當爲下大夫。以鄉大夫官尊。不得與之並。宜從遂大夫之別也。縣師。掌公邑。故以縣名。又月令有百縣之文。王制言天子之縣。而公邑之止於縣可知矣。案金說近是而未盡也。公邑官之見於經者。有縣師縣士。與鄉師鄉士掌六鄉。遂師遂士掌六遂。同是即公邑止於縣之證。依鄭說公邑不制井田。則縣如五鄙之縣。依金說公邑制井田。則縣即四甸之縣。二說不同。以金爲長。但月令百縣。亦見周書作雒。乃以王畿千里百同爲百縣。是縣方百里。與四甸封域迥殊。蓋井田之法。四甸爲縣。公邑所治。則以四都爲一總部。通謂之縣。縣有大小。猶四縣爲都。而采邑之大都。則四都在采邑爲大都。在公邑則爲總縣。里數同也。若然。公邑總縣。大夫統四都。而都縣甸丘邑井之吏。咸屬焉。蓋與遂官略同。縣師通治諸縣。亦與遂師同。但縣吏爵等員數。不可攷耳。互詳敘官及匠人疏。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者。鄭意二百里以外公邑官如州長。故司馬法或謂之州。四百里以外官如縣正。故此經及司馬法並謂之縣也。金鶚云。司馬法謂二百里曰州。以六遂如州在二百里也。四百里曰縣。與周官同。云遂人亦監焉者。賈疏云。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爲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閒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爲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案遂人兼監公邑者。以四等公邑。皆自六遂以外地相聯比也。至公邑田制。則與都鄙同爲井田。鄭賈謂爲溝洫。誤也。詳匠人疏。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以公卿大夫爵次尊卑差之。尊者采地大而距國遠。卑者采地小而距國近也。但此大都小都。通爲采邑。是都亦稱邑。左隱元年傳。有大都中都小都。彼中都即此小都。而小都即此家邑。是邑亦稱都。蓋二者大小異名。散文則通。故大宗伯注。謂卿有家邑。皆通言不別也。金鶚云。左氏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先君之廟有二。公卿大夫之采邑。得立大祖廟。士無大祖。是無先君之廟矣。又云經不言元士之賜之。得立出王廟者。是亦先君廟也。故王國公卿采邑稱大都。大夫采邑稱小都。士則稱邑而已。又云經不言元士之采地所在。疑亦在楸地中也。案金說近是。縣士先鄭注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則先鄭以爲大夫食縣。以次差之。則當命士食稍。公卿同食量。與後鄭異也。賈疏云。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程瑤田云。公之采地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卿之采地四縣者。一都之地。故

曰小都。大夫之采地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沈彤云。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詒讓案。公食四都。實田方六十四里。并虛地計之爲八十里。更旁加十里。則一同方百里也。卿食四縣。實田方三十二里。并虛地計之。爲四十里。更加餘地。則方五十里也。大夫食四甸。實田方十六里。并虛地計之。爲二十里。更加餘地。則方二十五里也。凡公卿大夫所食里數。並以倍半遞減。故於四都四縣四甸之地。皆有所羨餘。虛地以治溝洫。實田則盡以自食。小司徒注。謂三等采地。並四分之一入其一於王。乃肥說也。賈疏亦沿其誤。並詳小司徒疏。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此關三等采地而言。大宰注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也。賈疏云。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臺。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詒讓案。白虎通義京師篇。說天子大夫亦食采百里。則與王子弟同。未知然否。云臺五百里王畿界也者。大司徒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云。疆。猶界也。賈本字。疆或字。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距界各五百里。所謂臺也。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如圖。謂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以外。甸稍縣都。大小相包。各以百里爲界。以次迭遠。是正方也。然地有偏邪錯互。其勢不能皆正方。其任之姑以此爲率耳。管子宙合篇云。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亦此意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不方平。則受田邑者。彼此出入。或遠或近。自不能盡如常制。鄭言此者。明此經所言遠近之差。皆據常制。若授田則又當因地制宜。不能拘執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卽謂任之不得不取正於方平。以爲率也。賈疏云。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賦貢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賦貢也。云以廩里任國中。而途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畝。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者。亦申民居區域之說。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都城亦謂在城郭中。後鄭意。此廩里。與途人夫一廩。地異而義則同。凡卿大夫士及四民所居宅。大總言之。通謂之廩里。此廩里在國城中。雖當以百官及士工商等等居宅爲多。然近郊貧郭之農。亦容有居城郭中者。管子大匡所謂耕者近門。亦與仕者及工賈同居城郭中。卽其證也。途人之廩。在野與田同授。則當爲農人所居宅。然各在其城邑中。則一也。其鄉遂以外。凡都邑所在。皆有官吏及四民之宅。亦同謂之廩里。經惟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者。主其多者言之。猶之公邑有四等。惟甸最多。經遂繫公邑於甸地矣。又案。國中廩里。蓋亦計戶而授之。其數無文。以途人注六遂之廩約之。或亦當如孟子五畝宅之制與。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賈疏云。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者。四郊

以內。包六鄉共四同。甸六遂公邑共十二同。稍公邑家邑共二十同。縣公邑小都共二十八同。置公邑大都共三十六同。井之總百同也。國中四郊三十六萬夫。甸百八萬夫。稍百八十萬夫。縣二百五十二萬夫。國三百二十四萬夫。井之總九百萬夫也。通虛實之地。爲田九萬萬畝。故國語鄭語云。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畝。卽九萬萬畝。一圻之大數也。韋注以爲九州之數誤。賈疏云。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百爲里一。故云積百同。一同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賈疏云。此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閒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塗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案王城當方九里。賈謂方十二里。非是。詳後。王鳴盛云。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爲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注與王制合。詒讓案。漢書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其率與此注百同九百萬夫。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同。皆據不井之田言也。漢書刑法志。說一同萬井。除山川沅斥城池邑居園圍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率推之。百同爲田六十四萬井。爲夫五百七十六萬。此據井田言也。與小司徒注。一成除旁加十里爲四都實田。正同其率。蓋二十五分而去其九。校此注三分去一爲稍強。鄭以王畿百同。自都鄙外。皆不爲井田。故不盡從漢志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賈疏云。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程瑤田云。六百萬夫。以家受二夫通之。實受田三百萬家。詒讓案。此兼據司馬法說。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積之百同。則得此數。故知有此三分去一。及以三等地相通之法。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賈疏云。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此亦如前三分去一之率計之。四同之內三十六萬夫。三分去一。去十二萬夫。是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賈疏云。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程瑤田云。遠郊之內受田之法。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制通之。三家六百晦。是家受二夫也。六鄉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五萬夫。云其餘九萬夫者。賈疏云。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廬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者。賈疏云。鄭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

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以一易再易相遇。而各受一夫焉。農人相遇。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趙春沂云。農人以上中下相遇。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案賈趙說是也。鄭意蓋謂九等田約九萬家。授田半農人。則不易之田家五十畝。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之田家百五十畝。通計之三家而受三夫之地。故云通受一夫也。鄭必知九等田。半農人歲耕五十畝者。以上引孟子圭田五十畝。以釋士田。欲符其數也。依鄭此說。則遠郊之內。六鄉餘地九萬夫。以九等田里任之。適盡此九者。雖在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亦附屬六鄉。故司勳注云。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是也。今考九等田里雖屬六鄉。然不必盡九萬夫之地。遠郊之內。尙有餘地。小司徒所謂四郊。縣師所謂鄉里是也。鄭說遠郊以內。盡屬鄉。失之。詳小司徒及縣師疏。又案。匠人營國方九里。九九自乘凡八十一里。爲地七百二十九夫。此國城中之大數也。周書作雒。王城之郭方二十七里。以二十七自乘。凡七百二十九里。除國城八十一里。凡六百四十八里。爲地五千八百三十二夫。此郭中之大數也。兩相并總六千五百六十一夫。以任廩里場圃。尙有王宮官府朝市倉庫學校城垣涂巷家墓溝瀆之減。則其爲廩里場圃者。夫數蓋亦無多。而鄭以二者皆一萬夫者。城郭之外。鄉里郊里。亦各有廩里場圃之地。且以九等田均分。約計爲此數。固不必一一密合也。王國城郭里數。互詳大宰疏。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通六鄉及九等田里之數也。賈疏云。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授地爲定數。故云定也。詒讓案。依鄭說。九等田家受一夫。則九萬夫卽有九萬家。而此仍以四萬五千家折半計之者。亦以九萬家本是約計。不必實數如此。故仍以二夫爲一夫爲率耳。引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者。漢書食貨志文。比。舊本譌此。今依釋文及宋蔡州本正。與漢志合。顏注云。比。例也。賈疏云。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逢人云。夫一廩。田百畝。餘夫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案餘夫受田。實二十五畝。止得正夫四分之一。無受百畝之法。班志謂亦受田如比。後鄭及逢人先鄭注。並從其說。非也。孟子餘夫與逢人同。賈分爲二。以調停孟子及班鄭之說。亦非也。詳逢人疏。又案受田之年。經無明文。賈據鄭內則注義。謂三十受田。後漢書劉寵傳。李注引春秋井田記。而漢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則校鄭說早十年。陳奐云。古者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受一夫之田。六十歸田於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歸田。乃子受田。

矣。案陳說足證鄭義。蓋夫家之名。起於一夫一婦。則受田者。無論正夫餘夫。年二十三十。必已取室。而後謂之夫。賈氏謂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得爲餘夫。非也。媒氏之法。男子三十而取。自是極限。是年二十多已取妻。閒有未取者。則不得爲餘夫。又安得竟受一夫之田乎。况六鄉十五萬夫之田。以養六軍。六遂副六鄉亦然。則凡受夫田者。必任受兵。鄉大夫職。國中七尺止任力役。尙未受兵。此尤未受夫田之牆證。王制孔疏。引易孟氏詩韓氏說。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受田歸田。與受兵還兵。年必正相準。內則注說。不可易也。大抵男子年二十。或已授室。則受餘夫之田。餘夫任行役。小司徒田。與追胥養卒竭作是也。至三十而丁衆成家。別自爲戶。則爲正夫。受田百畝。正夫任受兵。卽六軍及丘甸之卒是也。餘夫爲養卒。正夫爲正卒。受田與受役受兵。事亦正相當也。若二十以上。或未授室。則從父兄而耕。不得爲餘夫受田。其已授室。受田之餘夫。雖年過三十。或尙從父兄。不自爲戶。則仍爲餘夫。不得爲正。以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一家無二正卒。卽一戶不得兩受正田也。古正夫餘夫受田之法。蓋約略如是。鄭謂三十受田。自指正夫自爲戶者言之。其從父兄爲戶者。固不得同受田。而漢志二十受田。則又自據餘夫言之。明受田自此始耳。非必二十卽爲正夫也。國語魯語。韋注云。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六十還田。此似亦謂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受正夫之田。其說近是。但餘夫受田。不得有五十畝。韋說仍與經不合耳。餘夫互詳遂人疏。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亦漢志文。賈疏云。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沈彤云。五口。謂餘子弟。蓋士與工商別爲業。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畝。案沈說是也。士工商餘子弟。猶農人之有餘夫也。其授田。蓋不易之田口二十畝。一易之田口四十畝。再易之田口六十畝。當農夫五分之一。其視孟子餘夫田減五之一。若依班鄭說。餘夫受田與正夫等。則亦止五分之一矣。鄭引之者。證士工商不惟本身受田。半農人。卽其子弟受田。亦不得與農餘夫等也。但上士工商等家受田。鄭意並依圭田例。以五十畝爲正。漢志所說。乃五十畝外。別有所受。蓋亦當於士田賈田內授之。與農之餘夫異。經文所云。或亦含此。故舉以爲釋耳。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此據遂人三等頒田有餘夫。而小司徒說六鄉授田之法。不見餘夫。故意鄉遂雖同有餘夫。而授田則皆在遂地中也。賈疏云。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者。明士工商本身不受田。其家雖受田。而與農民餘夫異也。賈疏云。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但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